



猪头琴

当那段经历成为一支集体话语的记忆协奏曲，
不和谐音反而是弥足珍贵的动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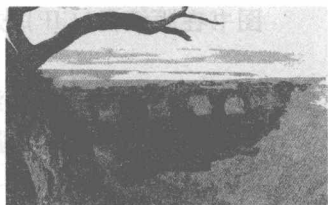
王松 著



中国知青文库
生命之歌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猪头琴

当那段经历成为一支集体话语的记忆协奏曲，
不和谐音反而是弥足珍贵的动机。

王松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NLIC297090626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猪头琴/王松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3.5

中国知青文库生命之歌

ISBN 978-7-307-10665-9

I. 猪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0035 号

责任编辑:聂勇军 责任校对:黄添生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cb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4.5 字数:328千字 插页:2

版次: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0665-9 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叶 辛

40 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 1700 万，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。其实，1700 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 1955 年到 1966 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

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

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

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噢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

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

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猪头琴	1
飞啊飞	43
哭麦	91
葵花引	141
牛皮吊	175
秋鸣山	219
事迹	269
双驴记	313
烟盒上的月光	355
掩骨记	408
后 记	449

猪 头 琴

蔡五鸡出去当兵几年，回来时就已改了名字。蔡五鸡向村人解释，名字是部队上的首长给改的，部队首长说“五鸡”这名字太奇怪，也不符合革命军人的形象，就让他改叫“武军”，武装的“武”，军人的“军”，蔡武军。但蔡庄人还是觉得“五鸡”好，叫起来顺口。刘苏则说，“武军”这两个字放到一起有些多余，既然是军人，自然有武装，武装的军人，不仅重复也牵强，倒不如蔡五鸡自然，也更具乡土气。蔡五鸡感觉到，其实刘苏这样说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什么品种的东西就应该叫什么品种的名字，不要附庸风雅。蔡五鸡并不认识刘苏。当年他穿着军装离开蔡庄时，刘苏还没有来。但他第一眼见到这个刘苏时就吓了一跳。他没想到，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跟自己长得如此相像的人。刘苏与蔡五鸡简直如出一辙，不仅身形，而且五官也酷似，两人站在一起就像一对孪生兄弟。只是刘苏脸色苍白，嘴唇也发青，看上去有些瘦弱。据说

刘苏是几年前和一群知青下来的，后来那些知青相继走了，只有他像捞剩的残渣一样留在了这里。蔡五鸡当然还没意识到，他见到刘苏，只是自己麻烦的开始。

蔡五鸡不喜欢刘苏。蔡五鸡在部队时就知道，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大都华而不实，举止做派也让人不舒服。蔡五鸡刚回来几天就明显感觉到，蔡庄人太拿刘苏当一回事。蔡庄人大都没文化，见识也少，现在来了这样一个知青自然很容易被唬住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他蔡五鸡回来了。蔡五鸡离开蔡庄时虽然只会放猪，但在部队几年已补习了文化，也长了见识。蔡五鸡想让村人看一看，他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蔡五鸡了。蔡五鸡心里这样想，脸上自然有些流露，这就使他跟刘苏的关系也一下变得微妙起来。刘苏却似乎并不介意，每天仍然只忙自己的事情。刘苏身体不太好，据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因此村里经过研究，就只让他半天下田，另外半天负责放电影。村里有一台 8.75 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总出故障，刘苏每天都要不停地修理，渐渐地就给人一种感觉，似乎这台放映机只有经过修理才能放电影，而每次放过电影之后也必须进行一次修理。蔡五鸡去看过两场刘苏放映的电影后，立刻就发现了问题。他对村干部说，这件事的确有些奇怪，电影放映机的原理是由光和电两部分组成，从目前情况看，这台放映机的光学部分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声音时断时续，所以故障应该在电的部分，也就是功率方面出了问题。但是，蔡五鸡又说，如果是功率方面的问题无非有几种可能，第一是短路，或者电解电容器被击穿，再有就是低频晶体管被烧毁，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，一旦查明原因都不会再反复出故障。蔡五鸡看出村干部的心里在想什么，于是说，你们应该相信我，我过去虽然只会放猪，但毕竟在部队锻炼

了几年，还在舰艇上担任过“安泽涅尔”。蔡五鸡问村干部，你们知道安泽涅尔是什么吗，就是工程师的意思，我在舰艇上当过维修通信设备的工程师。所以，蔡五鸡说，这种放映机对我来说就太简单了。村干部听了还是有些不解，问蔡五鸡，可是刘苏整天这样摆弄放映机，又是为什么呢？蔡五鸡听了只是一笑，却不再说话。村干部又想一想就恍然明白了，刘苏如果修理这台放映机，那规定的半天下田劳动自然也就不需再去，坐在屋里摆弄电器总比去田里抡锄头要舒服得多。村干部意识到这一点，又考虑了一下就问蔡五鸡，如果让你修这台放映机，是否有把握？蔡五鸡当即回答，8.75 毫米的放映机是最简单的，当初部队上就有一台。

好吧，村干部说，那你就去修一下吧。

让蔡五鸡没有料到的是，检查这台放映机竟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。刘苏倒很配合，听说蔡五鸡来帮他检修故障，立刻主动地为他拆开机箱，并详细介绍了故障情况。蔡五鸡先检查了一下线路板，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于是就提出，想借刘苏的万用电表用一下。万用电表是检修电器设备必需的工具，一些重要参数都要靠它来测量。刘苏立刻拿出自己的万用电表。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万用电表似乎有问题，测出的所有数据都不对头。刘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如果这块表好用，问题早就解决了。这一来蔡五鸡也束手无策了，没有得手的工具，就是再有经验的电器工程师也无计可施。但就在这时，蔡五鸡的两眼突然盯到线路板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。他发现，在那里有一根微微翘起的线头。这根线头很短，如果不注意几乎很难发现。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。蔡五鸡注意到，它的位置刚好是在输入变压器的一个端子上。这一来这根线头的作用就很微妙了，它

就如同一个开关，倘若按下去，放映机就会一切正常，而一旦翘起来则立刻就出现故障。蔡五鸡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一眼刘苏后就将这根线头焊牢了。关于这个细节，蔡五鸡事后并没对村干部说起过，但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事情。这台放映机一直被刘苏修来修去，现在蔡五鸡只用了不到一支烟的时间就彻底修好了，如此看来就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。于是，村干部虽然没再深究此事，却立刻让蔡五鸡接替了放映工作。刘苏在将电影放映机交给蔡五鸡时并没说任何话，只是问他，为什么对放映技术如此精通。蔡五鸡笑笑说，当初舰艇上的通信设备比这要复杂。刘苏问，听说你曾在舰艇上当过安泽涅尔？蔡五鸡点点头，说是。刘苏又问，你在什么舰艇？蔡五鸡说核潜艇。刘苏听了没再问下去，又用力看一眼蔡五鸡就转身走了。

蔡五鸡终于彻底修好了这台放映机，这让蔡庄人兴奋不已。大家白天干一天农活，晚上回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坐在街心的空场上看一看电影。虽然演来演去总是那几部片子，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蔡庄的人简直无法相信，就是这个当初在村里只会放猪的蔡五鸡，只出去几年就长了这样的本事，一台如此复杂的电影放映机三下两下竟就修好了。接着又有消息传来，说公社的电话交换台正缺一个技术人员，公社领导听说了蔡五鸡，正考虑将他调上去。蔡庄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有些担心：蔡五鸡刚将这台放映机修好，倘若重新交给刘苏，再出问题怎么办？蔡五鸡立刻安慰大家，说没关系，他就是去了公社也照样可以回来放电影。他说当初在舰艇上就是这样，他一边要保证通信设备的正常工作，一边也经常为战友放一放电影。蔡五鸡对大家说，在潜水艇的甲板上放电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首先挂银幕就很麻烦，搞不好银幕就会被海风吹走。人们听了立刻问，那怎么办？蔡五

鸡谦虚地笑笑说，当然，这个困难最终还是被他克服了，他利用潜艇上的两根桅杆来挂银幕，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船上的条件，也很牢固。但蔡五鸡说这些话时，并没注意到刘苏一直站在旁边。刘苏正拿着一块玉米饼在专心致志地逗他的壳郎猪。刘苏的这头壳郎猪是纯白色的，头很小，身材细长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狗。刘苏对这头壳郎猪很宠爱，平时无论走到哪都让它跟在身边，渐渐地这头猪也就像狗一样懂事，而且很会看刘苏的眼色。这时，刘苏逗它也像逗狗一样，他先将手里的玉米饼掰下一小块，然后抛起来，这头猪立刻竖起两条后腿向上一跳，把头一甩，就将那块玉米饼准确地叼在了嘴里。刘苏每抛一块都会变换一个角度，这头猪也就机敏地跟着跳来跳去。刘苏显然一直在听蔡五鸡说话，他这时突然回头问，你是在潜水艇的甲板上放电影吗。蔡五鸡说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刘苏很认真地看看他问，你把银幕挂到潜水艇的桅杆上？对，就是挂在桅杆上。潜水艇有桅杆吗？当然有，什么舰艇都有桅杆。刘苏摇头笑了笑，又拍拍那头壳郎猪的头，意思是告诉它，自己的手里已经没有玉米饼了，然后就对蔡五鸡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看来你根本就没见过潜水艇。刘苏的声音并不大，却立刻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刘苏又说，潜水艇的外形设计是有严格要求的，为了在水下减少阻力，甲板面积很小，根本无法站太多的人，更不要说在上面放什么电影。而且，刘苏又问，你服役的那艘核潜艇叫什么？蔡五鸡不说话了，只是睁大眼看着刘苏。刘苏笑笑说，还是我来告诉你吧，我们国家的第一艘核潜艇叫“长征1号”，1974年才正式编队，你不可能在那条船上。

蔡五鸡仍然没说话。他又盯住刘苏看了看，就转身挤出人群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蔡五鸡决定找刘苏谈一谈。他知道刘苏去了柳村。刘苏的女朋友是柳村的知青。在此之前，由于刘苏每天都忙于修理那台电影放映机，抽不出多余时间，所以他的女朋友就只好来蔡庄看他。现在刘苏不再放电影了，晚上已无事可干，也就可以经常到那边去。蔡五鸡来到村口等了很长时间。秋夜的露水很重，打在身上有些湿凉。他就这样等到半夜时分，才借着月色看到刘苏朝村里走来。蔡五鸡立刻迎上去。但他还没有说话，跟在刘苏身边的那头壳郎猪立刻充满敌意地竖起耳朵，喉咙里也发出一阵呼呼的声音。蔡五鸡虽然放过猪，对各种猪的习性都很熟悉，但还是被这头壳郎猪吓了一跳。他立刻站住了，小心地看着它。这头猪又弓起前腿龇一龇牙，摆出一副要扑上来的架势。

刘苏立刻喝住它，然后问蔡五鸡，你找我？

蔡五鸡又提防地朝那头猪瞥一眼说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刘苏似乎心情很好，语气也很轻松。蔡五鸡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说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刘苏不解，说感谢你，我为什么要感谢你。蔡五鸡说，你不明白吗？刘苏笑了，摇摇头。蔡五鸡沉思了一下，说，如果你真不明白我就告诉你，关于电影放映机那件事，我没告诉村里。哦……你是指这件事，刘苏点点头。蔡五鸡又说，如果我说出来，你会很难堪的，可是……你却在村里出我的丑。我怎么出你的丑了？你不该当着村里人说核潜艇的事。明白了，可是……你真在核潜艇上修过通信设备吗？但我确实放过电影。在什么船上？蔡五鸡迟疑了一下，说交通船，我要经常往岛上送米送菜。刘苏没再说话，回头叫了一声那头壳郎猪，就朝村里走去。但他走出几步忽然又站

住，回身对蔡五鸡说，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舰艇上的安泽涅尔了，维修通信设备的工程师不是这种叫法，英文是 electrical engineer，你这样说，人家会笑话你的。刘苏说罢，在转过身去的一瞬，蔡五鸡突然发现他的嘴角有一颗黑痣。

蔡五鸡想，尽管自己跟他长得很相像，但这颗黑痣自己却没有。

蔡五鸡直到这时还没意识到，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蔡五鸡突然被叫去公社。接待他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公社领导。蔡五鸡知道他姓张，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。张副主任并没说太多的话，只是询问了一些简单情况，然后将一台红色的拨盘式电话机放到蔡五鸡的面前，说这台话机不太好用，你修一下。蔡五鸡立刻明白了，这是张副主任想考核一下自己的技术。但电话机的构造虽然并不比电影放映机复杂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，况且那时的乡村电话还都是古老的手摇式话机，这种拨盘话机也极为少见。所以，蔡五鸡满头大汗地终于将它拆开，却费了很大气力也没有找到故障，到最后竟连装也无法再装上了。张副主任并没有责怪蔡五鸡，看了看摊在桌上的一堆零件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看来你真没上过船，你连一台这样简单的电话机都修不好，又怎么可能去修舰艇上的通信设备呢？蔡五鸡立刻涨红脸说，其实这些通信工具的原理应该大同小异，而且自己天生就有这方面的兴趣，可以触类旁通，只要熟悉一下应该很快就能掌握。蔡五鸡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又对张副主任说，当初在部队学习维修放映机时就是这样，别人都要一个月时间，而他只用一星期就掌握了。张副主任听了点点头说，这当然很好，可现在已经没有学习的时间，公社的电话交换台就相当于领导的眼睛和喉舌，尤其遇有紧急情况，必须保证上通下达，这不能有一点闪失。

张副主任这样说着，就将蔡五鸡送了出来。

在这个下午，蔡五鸡走在回村的路上心情很郁闷。他没有想到消息竟会传得这样快，刚几天时间，自己从没上过潜艇的事公社张副主任就知道了。蔡五鸡认为张副主任这样对待自己很不公平，无论自己是否上过舰艇，为村里修好那台 8.75 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总是真的，这就说明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技术，张副主任应该正视这一点，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，怎么可以仅凭一台电话机就将自己一棒子打死呢？蔡五鸡想到这里就将满腹怨气都转移到刘苏的身上来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刘苏引起的，如果刘苏不在村里当众说什么核潜艇的事，也就不会有人追究他到底上没上过船，自然更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。蔡五鸡想到这里，心里突然动了一下，接着就又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刘苏不过是一个普通知青，像核潜艇这样的军事机密他怎么会知道？接着，蔡五鸡就又联想到刘苏曾为自己纠正过的那一串英文，念起来好像是“伊莱可瑞克安泽涅尔”。蔡五鸡想不明白，刘苏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儿的？蔡五鸡想着想着就走到离村口不远的地方。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从前面传来一阵女人的叫声。这声音虽然不大，却传得很远。蔡五鸡从这声音中立刻听出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于是连忙紧走几步来到小路的转弯处，果然看到有几个人正撕扯在一起。蔡五鸡从这几个人的装束立刻看出，应该都是知青。这几个知青显然刚喝过酒，离得很远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，这时，他们正将一个女知青围在当中，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一边将她推来推去，看上去就像是在玩一种什么游戏。蔡五鸡已经认出来，那个女知青叫徐虹，正是刘苏的女朋友。蔡五鸡知道刘苏的这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，在全公社都很有名，所以附近村庄的一些男知青就经常借故到这里转来转

去。在这个傍晚，徐虹大概是来找刘苏，不料在村外被这几个刚喝过酒的知青给拦住了。这时，这几个知青借着酒劲已越闹越过分，一边将徐虹来回推着，一边还趁机在她身上摸一下或抓一把。徐虹又羞又气，无意中一回头就看到了蔡五鸡。大概是在情急之下，她竟把蔡五鸡错看成了刘苏，于是立刻冲他喊，你就站在那里看着吗？！那几个知青显然也知道刘苏，回头一看竟也认错了人，于是一下都愣在了那里。但蔡五鸡却并没意识到这一点，他认为徐虹这样喊，就是在向自己求助。这时的蔡五鸡憋着一肚子气，正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，于是就走到这几个知青的面前说，你们放开她。这几个知青已经认出来，这个身穿褪了色的旧军装的年轻人并不是刘苏，于是脸上也就都恢复了自然。其中一个还笑嘻嘻地说，你是刘苏的弟弟吧，长得还真像。另一个却摇摇头，说不对，一看他这样子就像个当地人。他们这样说着就又转过身去，准备继续玩刚才的游戏。这时蔡五鸡又朝前走近一步说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们放开她。几个知青相视一下，都笑了，他们看看蔡五鸡说，我们如果不放呢？蔡五鸡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的心情不太好。你？心情不好？几个知青立刻又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蔡五鸡感觉到了，他们的酒气已喷到自己的脸上，其中还混杂着一股咸菜和大蒜的气味。蔡五鸡突然抓住其中一个知青的衣领，用力往上一提。蔡五鸡的身材本来就很高大，站在这个知青的面前更显得魁梧，所以，尽管他并没太用力，这个知青的身体还是立刻被悬起来。接着，蔡五鸡又猛地朝旁边一甩，这个知青就横着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另几个知青一见立刻都朝各自扔在路边的自行车飞奔过去。蔡五鸡这时才发现，在这些自行车的后筐里都插着一根木棒。这几个人抄起木棒就又一起扑过来，将蔡五鸡围在当中。但他们的身材明显都